●清华风物

清华“图书馆”三字为郭沫若所题

○苗日新（1958 土木）

编者按：本栏目在上期刊登了孟凡茂学长关于图书馆题字的文章，引起校内外许多校友的关注。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苗日新学长，以他长期从事清华校史研究的积累，对该问题也进行了多方考证，他的观点是“图书馆”三字为郭沫若所题。今将此文刊出，希望进一步推动此“悬案”的完全破解。

图 1　郭沫若题“图书馆”

黄延复撰《清华园风物志》，1988 年后共出版三次，书载“图书馆大门正额的题字，原为著名书法家于右任手笔”。20 多年来，我一直信以为真。2012 年 3 月，经我大量考证后，确认清华大学的“图书馆”三字为郭沫若所题。

这次考证实际是笔者请教田书林后才有了突破性进展。当笔者把“图书馆”三字为郭沫若所题的结论告诉图书馆党委书记高瑄同志时，才知道他已经考证很久了。我们三人都发现旧的“图书馆”三字是从右到左书写的，都相信现在的肯定不是于右任手笔。

一、“图书馆”三字不是于右任所题的依据

笔者怀疑这三字不是于右任题的已有一段时间了，我的依据有三：

1. 调查清华建筑物门额。据笔者调查，解放前所有系馆、斋堂名额都是从右到左书写，无一例外。那么，1931 年落成的图书馆二期，怎么可能会从左到右题额“图书馆”呢？

实际上，汉字的书写顺序正式变为由左至右，由上到下的时间是 1954 年，因为 1953 年的学生课本的书写顺序还是由

图 2　上世纪 30 年代的图书馆

上到下，由右至左；1954 年的学生课本正式变为由左至右，由上到下。1955 年 1 月 1 日《光明日报》首先实现横排。1956 年 1 月 1 日，《人民日报》和地方报纸一律改为横排。

2. 详细察看实物。观察图 1 的照片，发现两个疑点：第一，照片左下有明显的竖向小字落款深色痕迹，按此落款位置，可得出“图书馆”三字原为从右到左书写。再看“图书馆”三字的每个字的四周，都有把旧字拆下时原来粘接物的圆形深色印迹，从这些粘接点围成的面积较大来看，拆下来的字明显比现在的字要大。这就是说“图书馆”三字是重新题写又固定上去的，它不是原来的字。解放后根本不可能请台湾“监察院长”于右任题字。

实际上，早在 1986 年田书林就在清华出版的画册上，看到一幅老照片，其上“图书馆”三字是从右到左书写的，或许就是图 2。从字的外形可以看出，上世纪 30 年代的比现在的图书馆三字要大，的

图 3　1953 年的图书馆

确是从右到左书写着，而且左下有落款小字。不论梅贻琦任上请谁题字，都不可能在他任上（1931—1937、1946—1948）去除；去除这三字，可能在日本占领时期，也可能在解放后。1953 年笔者入学清华，记忆里图书馆建筑上并没有馆名题字。一幅摄于 1953 年的图书馆照片（图 3），是馆名已被去除后的状态，故应可排除为了悬挂郭沫若题字而去除旧字的可能性。

图 4　上世纪 30 年代（右）和 1946 年复员后的图书馆（左）门楣（金富军提供）

校史研究室金富军博士提供了两幅照片（图 4），一幅 30 年代的，粗壮的“图书馆”三字（不知谁写的），自右书写，左下有落款。另一幅是 1946 年复员后的，证明“图书馆”三字已在日伪时拆除了。

3．查看于右任书法作品。笔者看过于右任几十幅书法作品，于右任善长行书、草书。笔者只找到 7 个楷体、1 个草体“书”字（图 5），未找到“图”、“馆”二字。看得出，于右任的笔顺和字体与和现在端庄秀美的“图书馆”中的“书”是完全不同的，实在差别太大了，再也无法相信这是于右任题的了。

图 5　于右任的 8 个“书”字

2012 年 3 月 15 日，笔者告诉图书馆高瑄同志我的全部发现，他非常高兴，也相信是郭沫若的字。他后来告诉我，他们查到了图书馆打报告请大总统（徐世昌）赐字是 1919 年，是针对一期建筑的。1931 年二期建成之后，徐已经下台，也不太可能专门找他题字。何况，徐世昌的手迹，也不像图 2 照片的字那样粗壮。这样，旧的“图书馆”是谁题的字，至今仍然不清楚。

二、“图书馆”三字是郭沫若所题的依据

1．请教清华书法家田书林

田书林是原行政处老职员，书法爱好者，北京书法家协会会员。之所以选择请教他，是因为他从 50 年代起几十年来，就在行政处负责书写大字。大礼堂、二教室楼内外的会议及节日的横幅标语大都是他写的。我知道“古月堂”三字也是他写的。在自认判断准确无误之后，笔者先后三次向他请教“图书馆”三字是谁写的。

田书林的回答令我意外，但却十分兴奋和高兴。田书林说：“1954—1955 年间，中央某单位来人，携带‘图书馆’三个紫铜字，到庶务科（当时的行政办事机构），称赠送给清华大学。在场的人有段多鹏（科长）、田光远和我。我们说，挂起这些紫铜字需要找修建队，他们就把字拿走了。后来就挂起来了。那时我还不会书法，这是郭沫若题的，但当时他们没有说明。”“你如何知道这是郭沫若的字？”我问，他说：“我爱好书法，喜欢郭沫若的字。我的亲戚在郭的故居工作，给我不少郭沫若的书法集，现在家里还有两本。我肯定那是郭沫若题的，那‘图’字就他那么写……”

2．从郭沫若书法作品中找到“图书馆”三字

为了核实这非常精美的“图书馆”三字是否为郭沫若先生所题，笔者先后数次，设法从郭老上百幅书法作品中，找到了两套“图书馆”共 6 个字（图 6）。

图 6（左上）的“图书馆”三字更像清华大学图书馆的门额。

图 6（左中）是从 1961—1965 年的书法作品中找到的“图书馆”三字，拼贴而成。年龄愈长，他的字愈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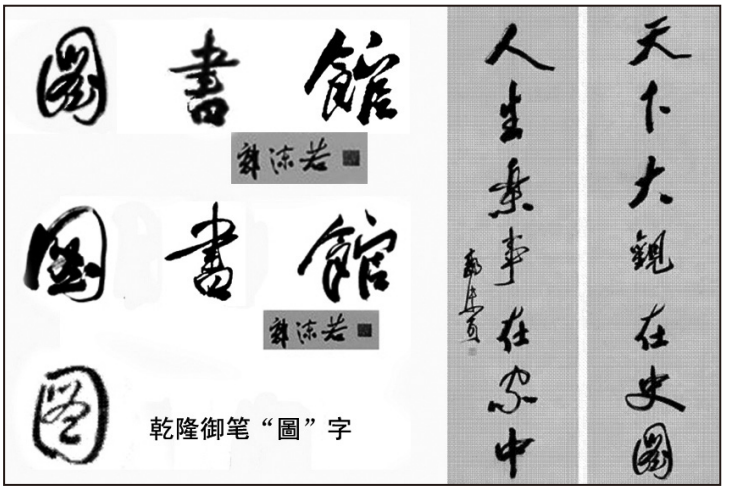

图 6　拼贴而成的两套“图书馆”（选自郭沫若书法作品）与乾隆御笔“圖”

图 1 的字和图 6（左上）的“书馆”二字很像，且端正平稳，非常工整，刚劲雄壮，似乎可看作是“行楷”。以圆转代替方折，方圆并施，也具“行楷”的特点。然而，那个繁体字“圖”，就写得“笔走龙蛇”了。好不容易找到了的他的这个繁体图字的写法。看图 1 和图 6（左上）那两个繁体图字里面的部分写得几乎一样！同时也可以印证郭老赠给清华的字，写于 1956 年 1 月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方案》之前。图 6（左上）的图字是繁体字的草书，这是没有疑问的。笔者找到了乾隆御笔“圖”字（图 6 左下），郭老和乾隆写法一样，但郭老是一笔写下来的，更胜一筹。而且郭老那最后一“点”，却是乾隆帝的书法没有的。

对比图 1 和图 6（左上），郭老写的图字的外“口”是不同的，原因是图 1 更像行楷，而图 6（左上）则偏于行草。图 6（右）的字幅，完全像是“挥洒”出来的，那个图字就偏于草书了。窃以为，郭沫若给清华题字前，是知道毛泽东已给清华题了校徽“清华大学”，所以，他是谨慎的，故写得很工整。

图 6（左中）有个简体字图字，其内的“冬”字证明它是简化字，然而最后又以一“点”收笔。因此，这最后一“点”可否看作是郭沫若书法的个性特征呢？

而且，这三个“图书馆”的笔画顺序，又是那么地一致。郭沫若曾说：“笔法的要领，我看不外是‘回锋转向，逆入平出’八个字。”

至此，笔者以为图 1 的清华“图书馆”三字无疑是出自郭沫若的手笔。当然，笔者相信田书林的判断，因为，他比我们许多人对书法的研究和实践要深入得多，那是他几十年甚或终身的事业。

三、郭沫若纪念馆（郭沫若故居）

笔者将本文发给郭沫若纪念馆文物组，请教他们，清华大学“图书馆”三字是否郭沫若所题。2012 年 3 月 17 日，文物组梁学峰同志告诉我：“这是郭老的笔迹。但是我们也没有有关题字的档案。郭老还给其他图书馆题过字。”笔者想到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果然发现了郭沫若题“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 7），其中的图、馆二字，和清华的馆名笔迹也很相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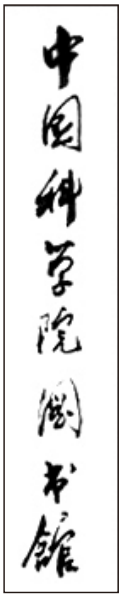

图7　郭沫若题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四、郭沫若为什么给清华大学图书馆题名

郭沫若为清华大学图书馆题字，既有时代特征和纪念意义，也有文化意义。郭沫若为图书馆题字时，还身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文联首任主席、中国科学院首任院长等要职。他也曾是中央研究院院士。

郭沫若为什么给清华大学图书馆题字?

第一，因为他了解清华图书馆造就了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大师和大批科学家。作为科学院首任院长，1954—1955年他正在聘任中科院学部委员，清华院士最多。他知道清华大学是中国的学术重镇，在中国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就院士人数来说，没有其他大学能与清华比肩。

第二，作为剧作家，他知道，曹禺的《雷雨》在图书馆诞生。

第三，他对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评价很高。他如何看清华呢，仅举一例就明白了。他曾请陈寅恪担任第二历史研究所所长。作为考古学家，他是王国维的后学。不妨把郭沫若的题字当作他对清华的尊敬，对王国维“虔诚的谢意”吧。

第四，郭沫若与清华是有渊源的。于是，郭沫若和于立群的六子女中，其长子郭汉英，1964年毕业于清华工程物理系，后为中科院博士生导师。四子郭建英也毕业于清华。

有人称郭沫若的字为“郭体”，而他题字都选在永恒留世的场合和地点，如题碑名“黄帝陵”，题匾名“故宫博物院”、“中国科学院”，题馆名“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题大学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题刊名“书法”，题祠名“武侯祠”，题斋名“荣宝斋”等。现在，我们须告诉世人，他还题了清华大学“图书馆”馆名。

因此，清华大学应该把他的落款补上。

后记：我请教过郭沫若纪念馆文物组，清华书法家或书法爱好者胡显章、胡东成、沈振基、田书林、金德年，都认为这是郭沫若的字迹。但我请教过历任校领导解沛基、张孝文、方惠坚、贺美英，以及朱文浩等，却都不知道郭沫若题“图书馆”三字这件事。至于，为什么清华没有领导知道此事？年轻一代是根本想不到那时候清华大学的政治气氛。我认为与1955年那时的形势有关（肃反），那时谁会重视这种“文化”呢？！